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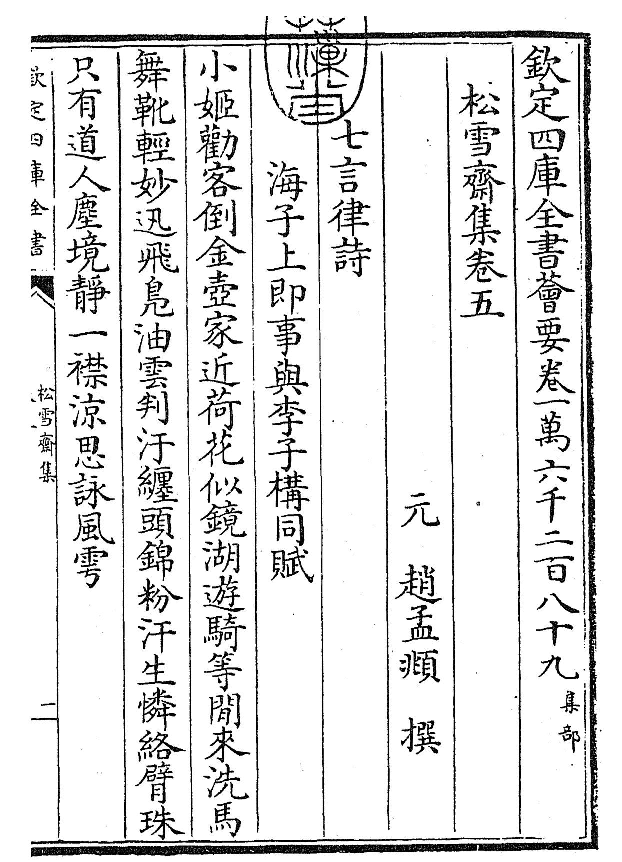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松雪齋集卷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松雪齋集卷五

元 趙孟頫 撰

七言律詩

海子上即事與李子構同賦

小姬勸客倒金壺家近荷花似鏡湖遊騎等閒來洗馬舞靴輕妙迅飛鳧油雲判汙纏頭錦粉汗生憐絡臂珠只有道人塵境靜一襟涼思詠風雩

李詩云馳道塵香逐玉珂彤樓花暗鼓雲和光風漸綠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絃鳴曙早水亭簾幙受寒多少年易動傷心感喚取蛾眉對酒歌子構名才京兆人年十七賦此詩不幸早亡雜於唐人詩中未易辨也客有賦十月桃者子構云劉郎再來歲云莫王母一笑天回春衆皆箝口不作亦奇句也因附此

重用韻

更從何處訪蓬壺花滿平堤水滿湖韓嫣金丸落飛烏王喬仙履下雙鳧姬姜自愛千金貌遊俠輕量一斛珠我老不知年少事水邊行散似春雩

次韻西雲長老贈周仲和

江南春水碧於天白鳥滄洲興渺然刺綉可能如倚市力田終不似逢年幾因蓴菜懷張翰欲把丹砂訪稚川才力如君強健在不妨沽酒醉花前

送杜伯玉四川行省都事

浣花谿上草堂存今見能詩幾代孫橘刺藤梢隱蔡竹
椒漿桂酒薦芳蓀日長晝省文書静春近岷江雪浪奔
我向東吳君向蜀别離從古解銷魂

次韻李秀才見贈

曾是先皇侍從班龍髯飛去竟難攀重來赤日黃塵裏
夢到清泉白石間豈有文章供世用久判漁釣與雲閒
何當便理南歸櫂呼酒登樓看弁山

人日立春

今年人日與春并人得春來喜氣迎宫柳風微金縷重
御溝冰泮玉鱗生陰消已覺餘寒散陽長爭看曉日明
霜鬢綵幡渾不稱强題新句慰覊情

送岳德敬提舉甘肅儒學

苦欲留君君不留奮髯跨馬走甘州功名到手不可避
富貴逼人那得休春酒蒲萄歌窈窕秋沙苜蓿飽驊騮
儒冠也有封侯相萬里歸來尚黑頭

送蕭萬戶鎮閬州

錦屏山下蜀江清閬州城南春意生投壺今見詩書帥樹羽遥憐鼓角營遠戍固須煩將略雜耕因足見民情梅花到日應如雪折取繁枝一寄聲

留别瀋王

珍重王門晚受知一年長恨曳裾遲分甌共酌人參飲遶徑同看芍藥枝華屋焚香凝燕寢畫屏摘句寫烏絲吳船萬里東南去采盡蘋花有所思

德昌總管雪後見過而余適往德清别業歸來

承惠詩走筆奉和

年過五十已無聞老子猶容醉吐茵短棹衝寒投别墅朱轓行雪布陽春詩成自可追羣玉筆凍眞能秃萬毿且喜豐年多美酒傳杯愼勿厭逡巡

三日後再雪德昌復枉騎見過既而復和前篇見贈輒亦次韻

夜深萬籟寂無聞曉看平階展素茵茗椀縱寒終有韻梅花雖冷自知春使君磊落如天驥老我堆㕒似凍毿

深愧閑門高卧客枉勞車騎已三巡

己酉元日朝拜喜晴總管次前韻見教復和一首

公庭拜舞笑聲聞曉色曈曈射錦茵元日不陰占樂歲太平有象兆新春不知何地來銀甕復報諸方致白貌四海治安封禪舉岱宗久已望東巡

遊烏鎮次韻千瀨長老

澤國人煙一聚間時看華屋出林端已尋竹院心源淨

更上松樓眼界寛千古不磨唯佛法百年多病只儒冠相逢已定詩盟了他日重尋想未寒

贈張進中筆生

平生翰墨空餘習喜見張生縛鼠毫韓子未容誇免頴涪翁底用賦猩毛黑頭便有中書意黄紙寧辭署字勞千古無人繼義獻世間筆塜為誰髙

贈放煙火者

人間巧藝奪天工鍊藥燃燈清晝同柳絮飛殘鋪地白

桃花落盡滿階紅紛紛燦爛如星隕爗爗喧豗似火攻後夜再翻花上錦不愁零亂向東風

挽洞霄張耕隱

黃髮蕭蕭瘦骨清每於談妙見高情瓊漿政欲分丹咼霞佩胡為返赤城白鶴歸來華表在碧桃開盡玉棺成師令此去哀難悼萬壑松風共此聲

題溫雪峰詩蹟

出擁旌麾一俊臣歸尋松竹作閒人龍蛇留遺人間世

泉石逍遥物外身自古神仙皆曠達由來豪傑豈埃塵
山川良是諸孫老華表歸來又幾春

次韻龐夷簡禮部

故山深處桂陰濃雲碓無人水自舂玉友一尊為老伴
木奴千樹當侯封宦途坎壈謀身拙病骨支離觸事慵
早挂一帆歸去好五湖煙景最情鍾

盧彥威用韻見贈亦復次韻

東籬紫菊露方濃西舍黃粱夜自舂蕙帳夜空玄鶴怨

松門無鎖白雲封圖書老去心猶在朝市重來意已慵豈有高情齊隱逸政緣多病已龍鍾

論書

右軍瀟灑更清眞落筆奔騰思入神裏鮓若能長住世子鸞未必可驚人蒼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閒花幾日春書法不傳今已久楮君毛頴向誰陳

寄題保定杜處士晚翠樓

樓外山光翠不如樓中美人老耽書一尊緑酒劉伶醉

幾點黃華陶令居虛曠自疑風月近孤高應與世塵疎
他時若到丹梯上當有清談一起余

贈張德玉

張君説易萬人誇幽贊神明斷不差動靜六爻雖有象
吉凶萬變本無涯河圖妙在縱横用皇極曾傳一倍加
自笑已無疑可卜有疑來問爾西家

歲晚偶成

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雪水頭老子難同非子傳

齊人終困楚人咻濯纓久判隨漁父束帶寧堪見督郵
準擬新年棄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

勝槩樓

樓下寒泉雪浪驚樓前山色翠屏橫登臨何必須吾土
嘯傲聊因得此生簷外白雲來託宿梁間紫燕語關情
濟南勝槩天下少試倚欄干眼自明

次韻杜浩卿詠所藏研

我生老研日相尋手不能神漫苦心墨妙已無王令帖

詩窮空憶杜陵吟質溫未遜連城璧氣潤先知幾日霖只有子西知鈍體便應刻此當銘箴

送史總管廉訪江東

歴下方詩漢吏循江東又見繡衣新可能名父專前代更有蕭規俾後人佐理非才常自愧別離作惡向誰陳何當攬轡從公去歸泛清溪採白蘋

贈托特穆爾總管

將軍鐵馬擁琱弓壯歲分符鎮越中山水多情留賀監

兒童拍手愛山公紫髯似戟君猶健白髮如絲我已翁
恍禮敦書殊不忝看君眞有古人風

壽平章李韓公

瑞鍾光岳應時需日上天衢手自扶八表同風開壽域
五雲異彩映台符經綸至治歸賢相陶冶斯文屬大儒
為國白頭身未老掌中行見有明珠

鶴歸亭 在龍虎山虛靖天師舊亭也

仙去人間有故亭四山林竹欝青青隱居眞誥傳千古

玉局丹文役萬靈白鶴歸来人換世黄雲翔集夜充庭
步虛聲轉松風響思掬巖泉洗耳聽

挽道士危功遠

處世紛紛一夢同覺来虛室已成空藥鑪丹竈塵埃裏
羽節瓊輪杳靄中素壁尚明秋館月青松猶引夜窗風
仙家自有逍遥趣不用悲哀哭斷蓬

送柳湯佐懐孟總管

河山王屋翠岧嶤玉輦曾臨號樂郊老子分符稱太守

諸兒騎竹候前茅春苗秋實供廚傳紫筍朱櫻入貢包手種成陰千樹柳政成應有鳳來巢

送吳眞人謁告歸爲二親八十之壽兼降香名山

許邁楊羲奕世仙木公金母共長年斑衣歸戲鄱君側絳節朝辭玉帝前去去青牛隨紫氣飛飛白鶴遶香煙大椿自得人間壽八十從今數八千

老態

老態年來日日添黒花飛眼雪生鬚扶衰每藉過眉杖食肉先尋剔齒纖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戚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

五言絶句

題秋山行旅圖

老樹葉如雨浮嵐翠欲流西風驢背客吟斷野橋秋

題高彦敬樹石圖

喬林動秋風索索葉自語堂堂侍郎公高懷政如許

題萱草蛺蝶圖

藂竹無端緑幽花特地妍飛來雙蛺蝶相對意悠然

題米元暉山水

澄江漾旭日青嶂擁晴雲孤舟彼誰子應得離人羣

黄葵詞

仙掌欝金衣朝陽風露晞可憐蜂與蝶祇解弄春暉

題孫安之松楸圖

墳墓在萬里宦遊今五年人誰無父母掩卷一潸然

題太白酒船圖

載酒向何處稽山鏡水邊若為無賀老興盡便回船

瀟灑稽山道風流賀季眞相思不相見愁殺謫仙人

題彥敬越山圖

越山隔濤江風起不可渡時於圖中看居然在煙霧

寄題眞定明遠亭

未到新亭上先題明遠詩雲間歸雁小山外夕陽遲

獨夜

秋風動林葉夜雨滴池荷孤客睡不著亂蛩鳴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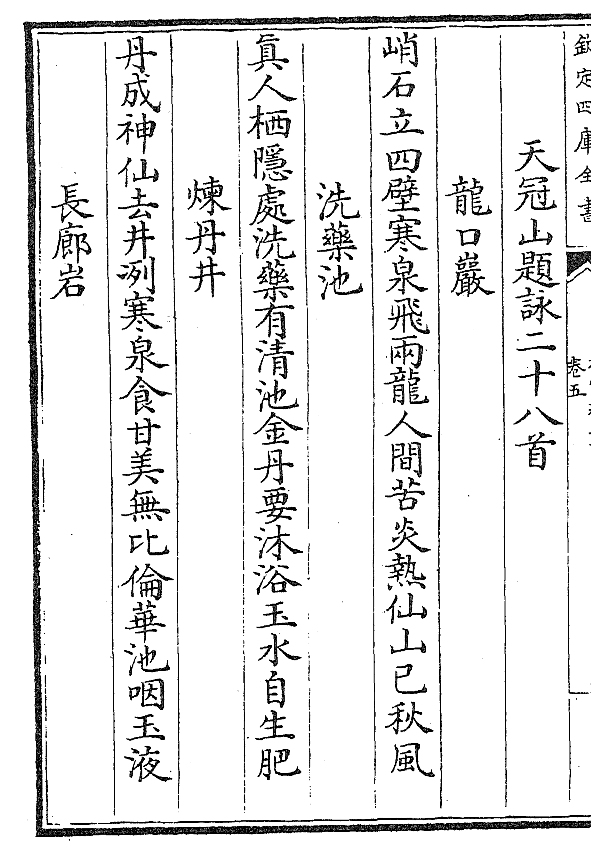
因禪師挽詩

先子同年友惟餘此老存安心得禪悅閉戶道彌尊
面帝陳三語還山又幾春蕭然無世累卓爾出埃塵
朱閣非新構青松只舊林佛澄今已逝無復聽鈴音
佛性無來去羣生自爾悲達觀應大笑政足見渠癡
作糜活餓夫分食及龜魚林深幽磬晚猶想定回初

題李仲賓野竹圖

吾友李仲賓爲此君寫眞冥搜極討蓋欲盡得竹之情狀二百年來以畫竹稱者皆未必能用意精深如仲賓也此野竹圖尤詭怪奇崛窮竹之變枝葉繁而不亂可謂毫髮無遺恨矣然觀其所題語則若悲此竹之託根不得其地故有屈抑盤躃之歎夫羲尊青黃木之災也擁腫拳曲乃不夭於斧斤由是觀之安知其非福耶因賦小詩以寄意云

偃蹇高人意蕭踈曠士風無心上霄漢混迹向蒿蓬



天冠山題詠二十八首

龍口巖

峭石立四壁寒泉飛兩龍人間苦炎熱仙山已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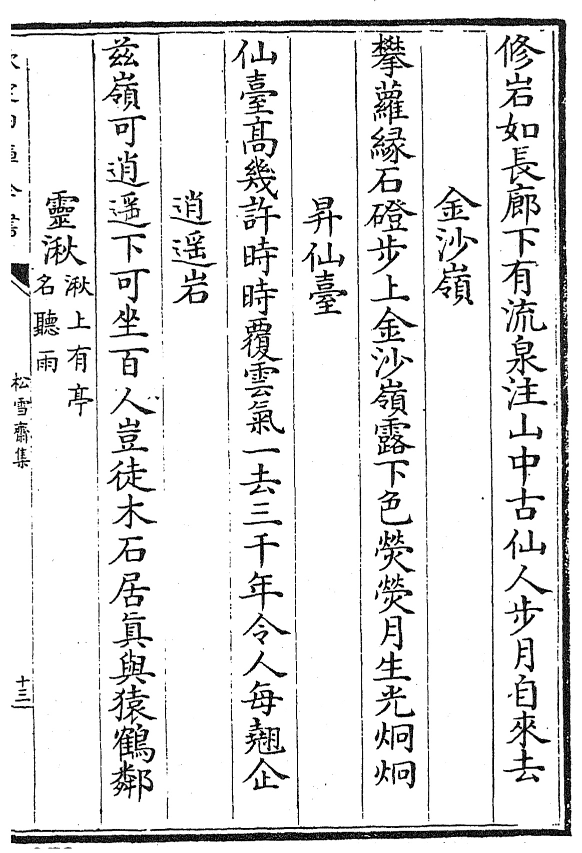
洗藥池

眞人棲隱處洗藥有清池金丹要沐浴玉水自生肥

煉丹井

丹成神仙去井冽寒泉食甘美無比倫華池咽玉液

長廊岩



修岩如長廊下有流泉注山中古仙人步月自來去

金沙嶺

攀蘿緣石磴步上金沙嶺露下色熒熒月生光炯炯

昇仙臺

仙臺高幾許時時覆雲氣一去三千年令人每翹企

逍遥岩

玆嶺可逍遥下可坐百人豈徒木石居眞與猿鶴鄰

靈湫 湫上有亭名聽雨

靈湫不受汙深淺何足計小憩松竹鳴蕭蕭山雨至

寒月泉

我嘗遊惠山泉味勝牛乳夢想寒月泉攜茶就泉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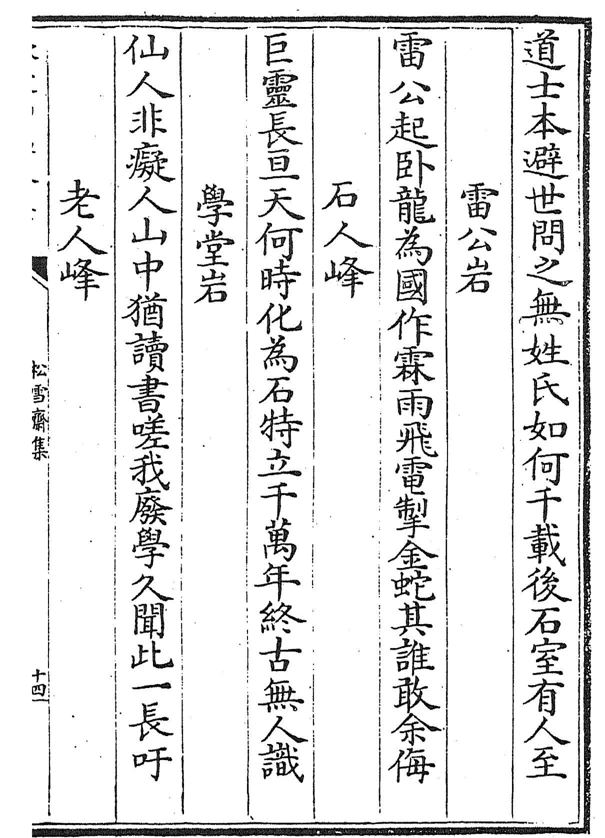
玉簾泉

飛泉如玉簾直下數千尺新月横簾鈎遥遥挂空碧

長生池

竹實鳳將至水清魚自行著我草堂裏危坐學長生

道人岩


道士本避世問之無姓氏如何千載後石室有人至

雷公岩

雷公起卧龍為國作霖雨飛電掣金蛇其誰敢余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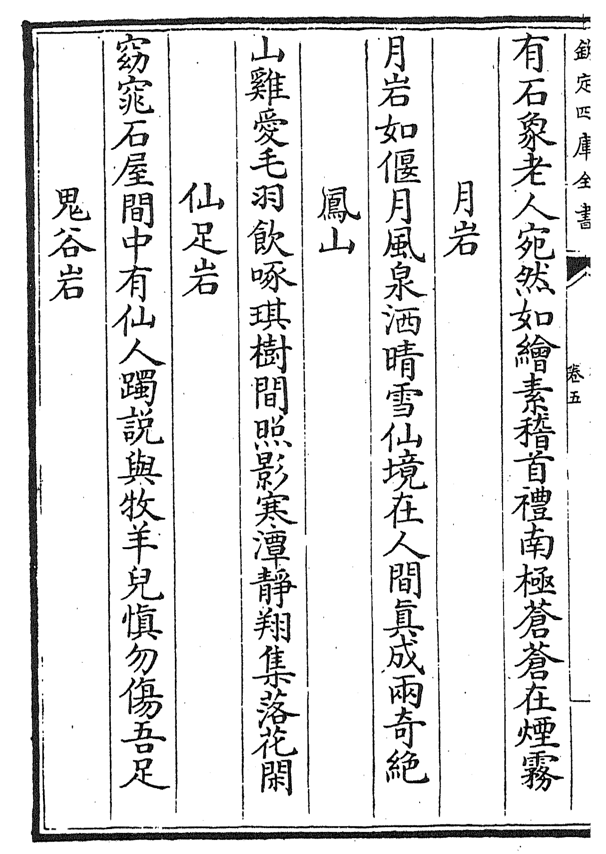
石人峰

巨靈長亘天何時化為石特立千萬年終古無人識

學堂岩

仙人非癡人山中猶讀書嗟我廢學久聞此一長吁

老人峰



有石象老人宛然如繪素稽首禮南極蒼蒼在煙霧

月岩

月岩如偃月風泉洒晴雪仙境在人間眞成兩奇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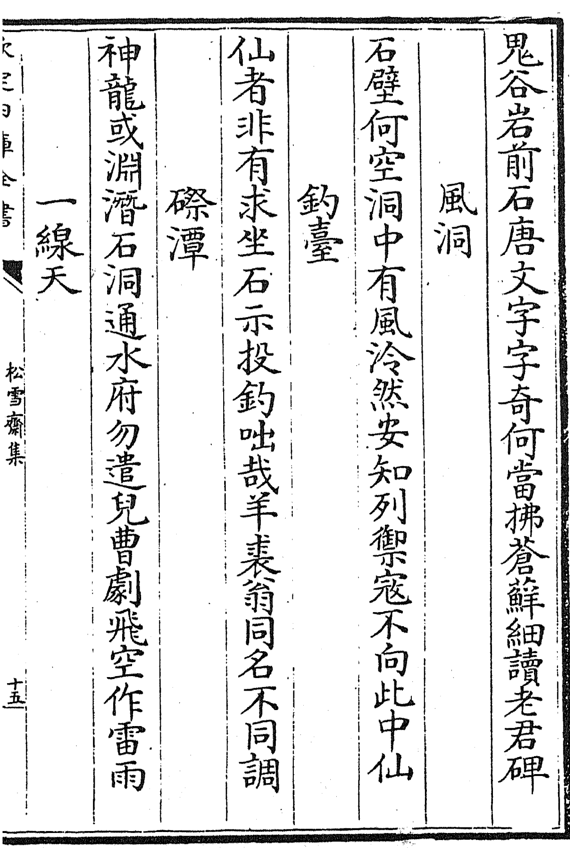
鳳山

山雞愛毛羽飮啄琪樹間照影寒潭靜翔集落花閑

仙足岩

窈窕石屋間中有仙人躅説與牧羊兒愼勿傷吾足

鬼谷岩



鬼谷岩前石唐文字字奇何當拂蒼蘚細讀老君碑

風洞

石壁何空洞中有風泠然安知列禦寇不向此中仙

釣臺

仙者非有求坐石示投釣咄哉羊裘翁同名不同調

磜潭

神龍或淵潛石洞通水府勿遣兒曹劇飛空作雷雨

一線天

醯雞舞甕中井蛙居坎底莫作一線看開眼九萬里

馨香嶺

山險通鳥道水深有蛟龍誰言仙樂鳴高人方耳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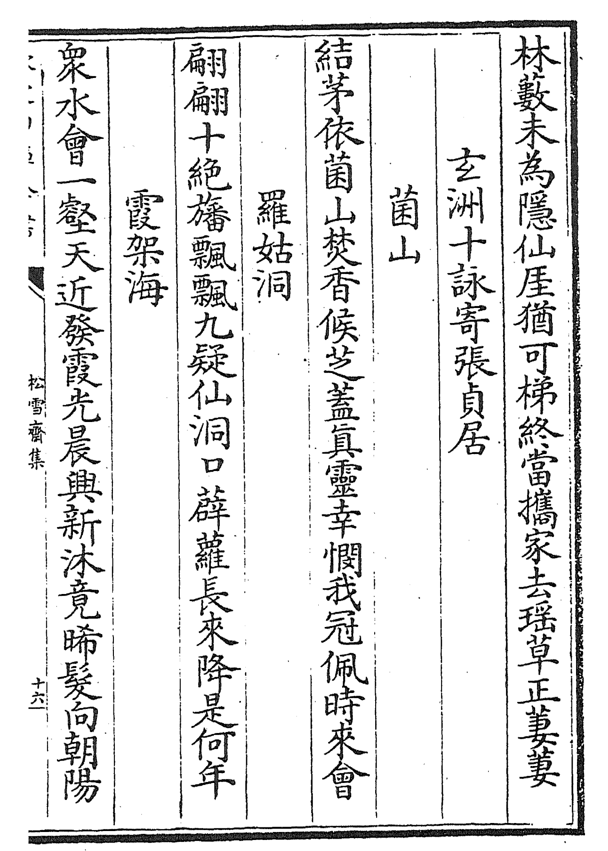
三山石

我有泉石癖甚愛山中居何當從羣公講學讀吾書

五面石

洞中即仙境洞口是桃源何殊武陵路雞犬自成邨

小隱岩



林藪未為隱仙屋猶可梯終當擕家去瑤草正萋萋

玄洲十詠寄張貞居

菌山

結茅依菌山焚香候芝蓋眞靈幸憫我冠佩時來會

羅姑洞

翩翩十絶旛飄飄九疑仙洞口薜蘿長來降是何年

霞架海

衆水會一壑天近發霞光晨興新沐竟晞髮向朝陽

桐花源

伊誰植斯桐萋萋滿幽谷鳴鳳久不聞何當一來宿

鶴臺

上有白鶴翔下有幽人居幽人道當成白鶴來不虛

玄洲精舍

子有猿鶴想甘同麋鹿遊縣榻應待我分我半玄洲

紫軒

林君已仙去紫軒名尚存丹光時或現藥臼夜常溫

火浣壇

眞陽以解形四大何足靳指窮於為薪火傳不知盡

玉像龕

我有紫虛像白玉雕琢成貢之華陽天萬年期降靈

隱居松

眞人昔住世所至樹以松當知千歲下遺子以清風

題仲賔竹

幽人夜不眠月吐光炯炯起尋管城公奮髯寫清影

此君有高節不與草木同蕭蕭兩三竿自足來清風

題周秀才此山堂

青青雲外山炯炯松下石顧此山中人風神照松色爽氣在襟袖清風拂絲桐悠然適天趣宴坐心融融

曉起聞鶯

暑氣曉來清時時聞遠鶯還思故園路松下緑苔生

六言絶句

黄清夫秋江釣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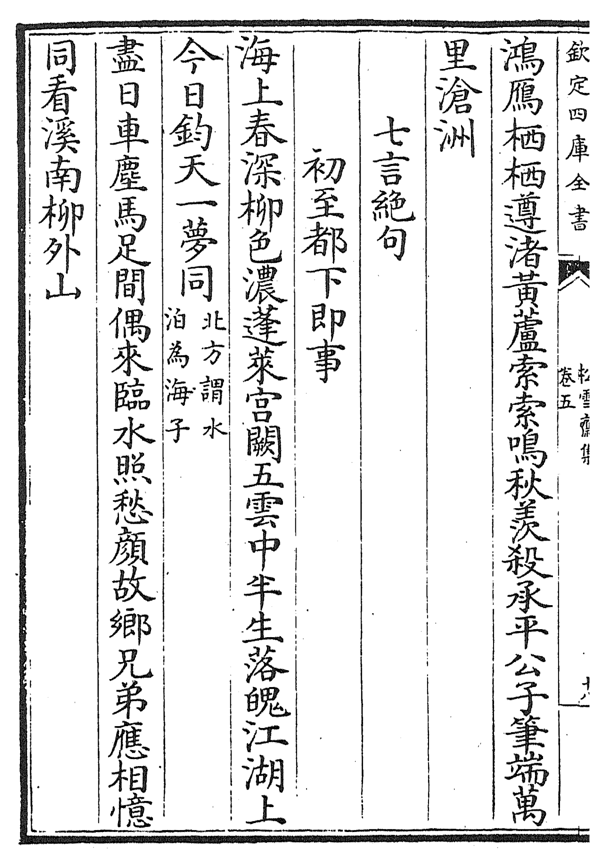
塵土染人衣袂烟波著我船窗為問行歌都市何如釣月秋江

題孤山放鶴圖

西湖清且漣漪扁舟時蕩晴暉處處青山獨往翩翩白鶴迎歸

昔年曾到孤山蒼藤古木高寒想見先生風致畫圖留與人看

題王子慶所藏大年墨鴈



鴻鴈栖栖遵渚黃蘆索索鳴秋羨殺承平公子筆端萬里滄洲

七言絕句

初至都下即事

海上春深柳色濃蓬萊宮闕五雲中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鈎天一夢同北方謂水泊為海子

盡日車塵馬足間偶來臨水照愁顏故鄉兄弟應相憶同看溪南柳外山

送王月友歸杭州

社燕秋鴻各自飛我來君去苦相違西湖西畔梅如雪應有親朋待子歸

雲本無心漫出山歸來依舊與雲閒何當從子東南去掃地焚香晝掩關

清勝軒絶句

小草幽香動碧池暖風晴日長新荑南窗晝倚綠陰靜聽盡行人過馬蹄

浮玉山

玉湖流水清且閒中有浮玉之名山千帆過盡莫天碧惟見白雲時往還

鄣南山中

山深草木自幽清終日聞鶯不見鶯好作東書歸隱計蹇驢來往聽泉聲

奉和本齋先生午日絶句二首

風雨淒淒五月寒緑陰門巷思蕭然客來載酒非問字

知是先生草太玄

節序悤悤聽自過榴花能舞鳥能歌北窗高卧一杯酒

奈得淵明醉後何

采桑曲

野雉朝雊雊且飛誰家女兒采桑歸欲折花枝插了髻

還愁草露濕裳衣

題東野平陵圖 事見笠澤藂書

騎驢渺渺入荒城積水空林坐自清政使不容投刼去

也勝塵土負平生

次韻剛父即事絶句

玉樹凋傷衆草黄夜蟲時語怨流光美人望望隔秋水不寄相思書一行

凄涼鼓角北風傳嘈雜琵琶思遠天白雪有誰知窈眇翠蛾空自惜聯娟

蕭索山川樹影稀朧雲時逐鴈南飛苦無渌酒醻佳節猶有黄花媚夕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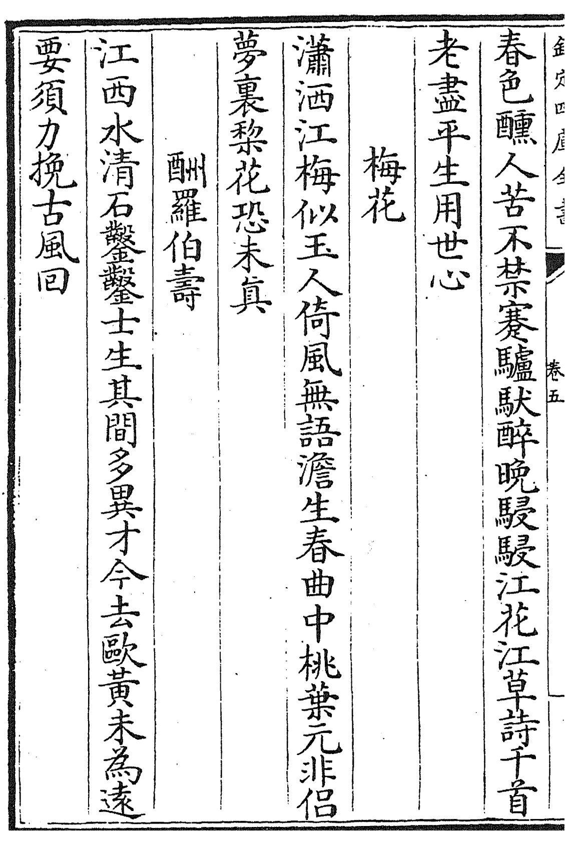
溪頭月色白如沙近水樓臺一萬家誰向夜深吹玉笛
傷心莫聽後庭花

戲題僧惟堯墨梅

瀟洒孤山半樹春素衣誰遣化緇塵何如淡月微雲夜
照影西湖自寫眞

題范蠡五湖杜陵浣花

功名自古是危機誰似先生早拂衣好向五湖尋一舸
霜黃木葉鴈初飛



春色醺人苦不禁蹇驢馱醉晚駸駸江花江草詩千首
老盡平生用世心

梅花

瀟洒江梅似玉人倚風無語澹生春曲中桃葉元非侶
夢裏梨花恐未真

酬羅伯壽

江西水清石鑿鑿士生其間多異才今去歐黄未為遠
要須力挽古風回

據鞍北走燕山雪策杖南遊故國春萬里歸來頭未白
他年句法更深醇

題蒼松疊岫圖

桑苧未成鴻漸隱丹青聊作虎頭癡久知圖畫非兒戲
到處雲山是我師

溪上先人之敝廬南山秀色照庭除何時共買扁舟去
看釣寒波縮項魚

送王子慶詔檄浙東收郡縣圖籍

木落江南天地秋西風吹子過東州試開圖籍尋佳處便命舟車作勝遊

安道幽居寄剡源逢蒿蔚蔚長丘園向來乘興相尋意何事空回不到門謂帥初

愛古探奇亦可憐錦囊玉軸不論錢擬須跂馬江頭路日日望君書畫船

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答仇仁父張季野

客居破屋苦秋雨黑潦侵階黿欲沉青蕊明朝不堪摘

誰能載酒慰幽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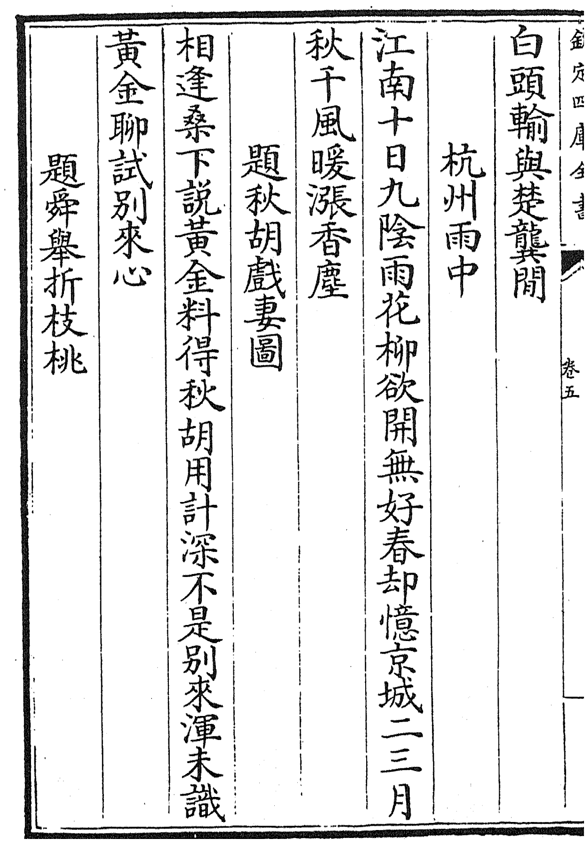
以畫寄高仁卿

碧山清曉護晴嵐綠樹經秋醉色酣誰是丹青三昧手為君滿意畫江南

題龔聖予山水圖

澤雉樊中神不王白鷗波上夢相親黃塵没馬歸來晚只有西山小慰人

當年我亦畫雲山雲白山青咫尺間今日看山還自笑



白頭輸與楚龔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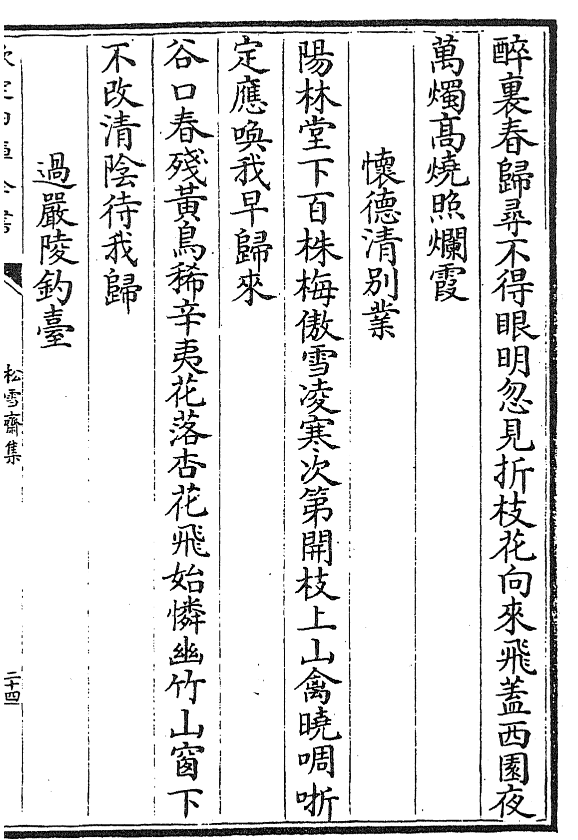
杭州雨中

江南十日九陰雨花柳欲開無好春却憶京城二三月秋千風暖漲香塵

題秋胡戲妻圖

相逢桑下説黄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别來渾未識黄金聊試别來心

題舜舉折枝桃



醉裏春歸尋不得眼明忽見折枝花向來飛蓋西園夜萬燭高燒照爛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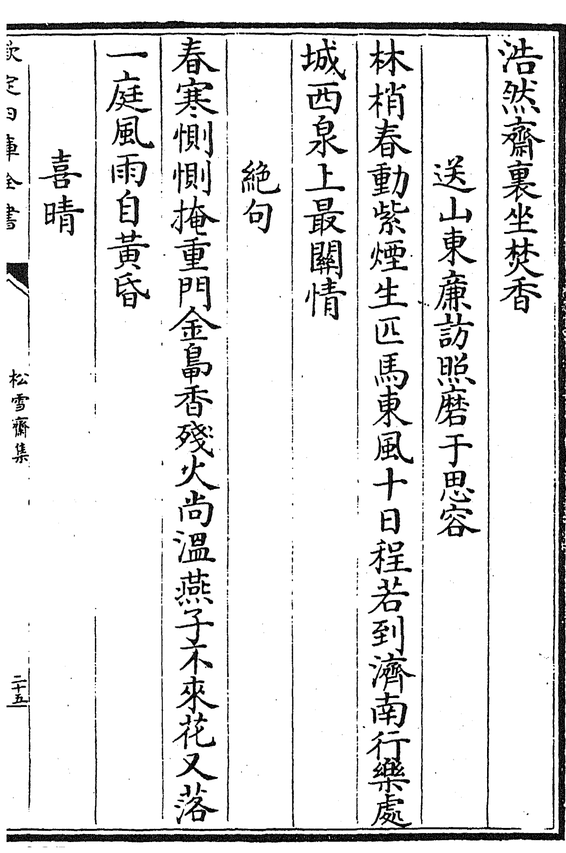
懷德清別業

陽林堂下百株梅傲雪凌寒次第開枝上山禽曉啁哳定應喚我早歸來

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落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

過嚴陵釣臺

富春山中有客星辭榮歸來意更眞羊裘坐釣滄波上
却笑劉郎非故人
桐江水色映青山安穩行人挂布帆回首風沙鞍馬裏
不知此地是塵凡
部中暮歸寄周公謹
日莫空街生白煙歸來羸馬不勝鞭明朝又逐雞聲起
孤負日高花影眠
三年漫仕尚書郎夢寐無時不故鄉輸與錢唐周老子



浩然齋裏坐焚香

送山東廉訪照磨于思容

林梢春動紫煙生匹馬東風十日程若到濟南行樂處城西泉上最關情

絶句

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黄昏

喜晴

久雨厭厭愁殺人晚晴猶得見青春急須走馬西湖路
楊柳淡黃如麴塵

簡王摶霄乞夫容杏

杏花枝上紅千葉偏得春饒惱殺人早與折來供一醉
東風如此恐成塵

都南張氏園寓居

尺五城南跡似幽鄉心空折大刀頭杏花飛盡臙脂雪
日日東風未肯休

和韓君美二絶句

金山

江水西來接太空中流突兀湧鼇宮妙高臺上一迴首看盡世途風浪中

蘇州

子胥死後已無臣中國由來漸屬秦天下固知多美婦五湖元自有高人

題所畫梅竹贈石民瞻

故人贈我江南句飛盡梅花我未歸欲寄相思無别語
一枝寒玉澹春暉伯幾有詩見寄云寄聲雲上佳公子飛盡梅花不見君
江南翠竹動成林誰折寒枝寄賞音説與雙清堂上客
蕭然應見此君心
題所畫梅竹幽蘭水仙贈鶴臯
千樹瑶芳壓水湄西湖風月鬢成絲江南春色今何似
賴有高人把一枝
蕭蕭葉帶雨聲寒裊裊枝揺月影殘欲引九苞威鳳宿

晴窗試寫翠琅玕
百草千花日夜新此君林下始知春雖無令色如嬌女
自有幽香似德人
翠袖盈盈不受扶天風縹緲降麻姑便應從此東吳去
幾見蓬萊弱水枯
和黃景杜雪中即事
燕雪常飛十月前弊裘破帽過年年擁爐自笑何為者
欲買濁醪無一錢

雪寒凄切透書帷極目南雲入望低欲報平安無過鴈
忽驚殘夢有鳴雞

君説江南苦未歸香橙新酒蟹螯肥何當與子扁舟去
共挽清溪浣客衣

客裏相從意最親高歌快飲見天眞明年去學潘懐縣
滿縣栽花做好春

當年臨水照春衫浮玉山前水似藍歸計未成羇思惡
爲君飛夢到城南

送黄景杜

天下無雙黄印曹割雞聊復試牛刀梅花香裏聽衙罷明月泉邊飲濁醪

偶成絶句二首奉懷宋齊彦學士田師孟省郎

道山仙府舊曾居墮在塵埃意不舒迴首故人天上住如何不寄半行書

乍可望塵迎使者何堪據案箠疲民濟南雖有如澠酒準擬愁中過一春

東城

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緑烟絲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却春光總不知

湖上莫歸

春陰柳絮不能飛雨足蒲芽緑更肥政恐前呵驚白鷺獨騎款段遶湖歸

明時官府初無事下走非才自覺忙奔走塵埃竟何補故園松菊久應荒

春日漫興

春事怱怱轉眼過滿城流水綠陰多西園縱有紅千葉塵土埋頭奈爾何

題朱鋭雪景

塵埃困人恒作惡開卷驚看雪滿樓安得眼前有此屋仍呼陶謝與同遊

即事三絶

湘簾踈織浪紋稀白苧新裁暑氣微庭院日長賓客退

遶池芳草燕交飛

古墨輕磨滿几香研池新浴粲生光北窗時有涼風至
閒寫黄庭一兩章

遶屋扶踈竹樹清飛飛燕雀共生成貧家自笑無金彈
數樹枇杷總不生

又

草長前庭不用鋤自然生意滿吾廬何須直待生書帶
始信康成解著書

牧牛圖

楊柳青青黃鳥飛陂塘草綠水生肥一犂耕罷朝來雨却背斜陽自在歸

題孫登長嘯圖

在澗幽人樂考槃南山白石夜漫漫空林無風夜籟寂長嘯一聲山月寒

題山水卷

霜後疎林葉盡乾雨餘流水玉聲寒世間多少閒庭榭

要向溪山好處安

詠史

酒酣斫劒氣如雲屠狗吹簫盡策勲漢室功臣誰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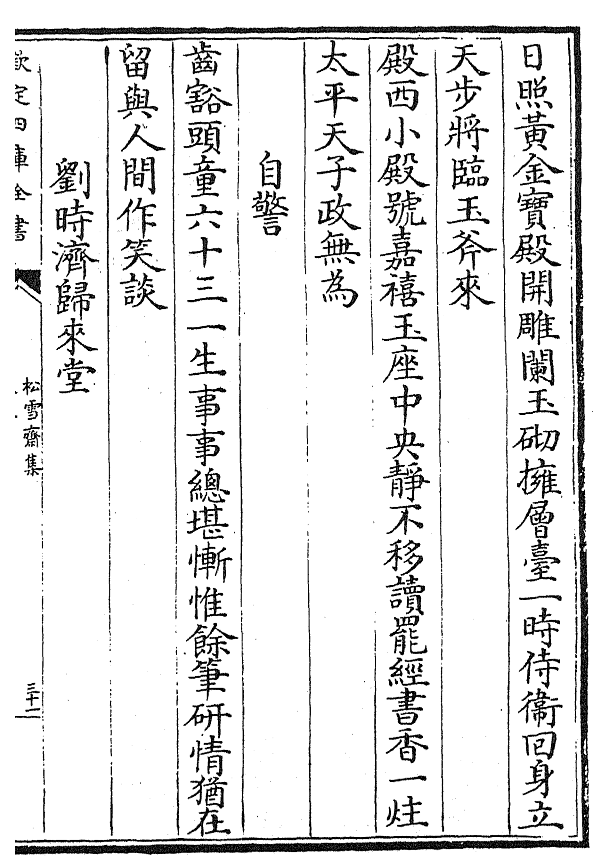
黄金合鑄紀將軍

題羣仙壁

羣仙來會蕊珠宫花滿瓊山翠滿空環珮珊珊五雲際

半天鸞鶴舞春風

宫中口號



日照黃金寶殿開雕闌玉砌擁層臺一時侍衛回身立
天步將臨玉斧來

殿西小殿號嘉禧玉座中央靜不移讀罷經書香一炷
太平天子政無為

自警

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惟餘筆研情猶在
留與人間作笑談

劉時濟歸來堂

出處由來各有宜他人何與强吟詩千年只有陶彭澤
解印歸來更不疑

宿五華山懷德清別業

一夜松濤枕上鳴五華山館夢頻驚何當歸去芝亭上
坐聽鬚翁韻玉笙

留題惠山

南朝古寺惠山前裏茗來尋第二泉貪戀君恩當北去
野花啼鳥漫留連

徐敏父龍虎山仙巖聞雞鳴寄玄卿

天雞三叫白雲中知有仙家住半空塵土恍然驚夢覺碧桃花落自春風

泛泛輕舟泝碧溪蒼崖萬仞有鳴雞可惜吾儂不同往便當著屐上丹梯

題苕溪絶句

自有天地有此溪泓渟百折淨無泥我居溪上塵不到只疑家在青玻瓈

題四畫

桃源

桃源一去絶埃塵無復漁郎再問津想得畊田并鑿井依然淳朴太平民

淵明

淵明為令本非情解印歸來去就輕稚子迎門松菊在半壺濁酒慰平生

四皓

白髮商巖四老翁紫芝之歌罷聽松風半生不與人間事
亦墮留侯計術中

赤壁

周郎赤壁走曹公萬里江流鬬兩雄蘇子賦成奇偉甚
長教人想謫仙風
偶得靈壁石筆格狀如俗所謂鑚雲螭虎者因
成絶句
玄螭穿透白雲層老眼平生見未曾開闢以來神物出

人間剞劂竟何能

題高彦敬畫二軸

踈踈澹澹竹林間煙雨冥濛見遠山記得西湖新霽後

與公擕杖聽潺湲

萬木紛然揺落後唯餘碧色見松林尚書雅有冰霜操

筆底時時見此心

偶成

竹林深處小亭開白鶴徐行啄紫苔羽扇不揺紗帽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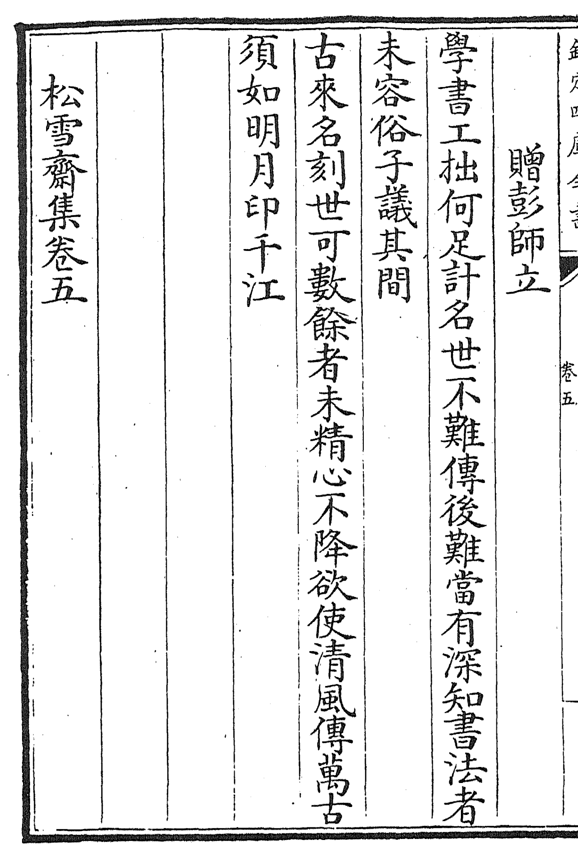
晚涼青鳥忽飛來

末利花開小玉蓮香風引謁洞中仙夢迴不記相逢語
明月清圓在枕邊

即事

庭槐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
閒看行蟻上南柯

橘子花香滿四鄰綠陰如染淨無塵幽齋獨坐鳥聲樂
萬慮不干心地春



贈彭師立

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

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

松雪齋集卷五

松雪齋集卷六

元 趙孟頫 撰

雜著

樂原

樂本乎律律始於數正於度度呂從而正之曰以候氣正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絫黍之法黍之爲物也大小不齊就取其中者從絫之而然橫絫之而否是故不

可以為定法也必擇土中使善歷者候氣焉氣應則律正律正則度正矣較之絫黍之為不亦善乎律之長短鄭氏之法不可易也是其上下之所以相生也所以隨時而變易也夫音之清濁定於管之長短凡其空圍則一而已矣非有大小之異也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愚之所知也律不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為樂必施之於音而後樂生焉用之而天地應鬼神格人民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衰道微流為賤工之事為士

者益恥之豈特不以為已任而已哉然樂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者不可毫釐差也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謂律之各自為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律中黃鍾夫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此自然之理也還之於律而七音備矣被之於器而八音諧矣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於七音之中豈不謬乎黃鍾為衆律之祖宮聲為衆音之君皆

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謂黃鍾為宮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順序不待用清聲也大呂為宮則黃鍾為變宮還宮之法宮為濁變宮為清若乃大呂均以黃鍾為變宮則是變宮反濁於宮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於是以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於十二律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黃鍾之為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鍾為然十有二律皆

有之令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宮以作樂是商角徵羽重於宮而臣民事物上陵於君也此大亂之道也

琴原

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謂上古之器者非謂其存上古之制也存上古之聲也世衰道微禮壞樂崩而人不知之耳琴絲音也非絲無以鳴然而絲有緩急聲有上下非竹無以正之竹之為音一定而不易是以用之正

緩急而定上下也是故音十有二均調琴之法亦十有二而世俗一之黄鍾之均一宫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一二大吕太簇如之夾鍾之均二宫三商四角五徵一羽六七比一二姑洗如之中吕之均三宫四商五角一徵二羽六七比一二蕤賓林鍾如之夷則之均四宫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比一二南吕如之無射之均五宫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比一二應鍾如之如之者非同之如其徵之應而緩急不同也苟為不同則

曷從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黃鍾之均一絃為宮吹黃鍾之管以合一絃而後絃正自是以降以大呂合大呂以太簇合太簇無不正矣夾鍾之均二絃為宮合之無以異也中呂之均三絃為宮合之無以異也夷則之均四絃為宮無射之均五絃為宮合之亦無以異也此十有二均之大略也夫一絃為宮者至五絃而止五絃而止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絃為宮者一絃還而為羽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絃代之三絃為宮者一二還而

為徵羽徵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七代之其正體不出乎五絃也其所以七絃者亦清聲還宫也至於四絃為宫者則羽不足矣不亦窮乎曰羽在三絃七徽之上以按聲求之亦清聲也此琴之大略也

五柳先生傳論

志功名者榮禄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足以易其慮何者紆青懷金與荷鉏畎畝者殊途抗志青雲與徼倖一時者異趣此伯夷所以餓於首陽仲連所以

欲蹈東海者也矧名教之樂加乎軒冕違己之病甚於凍餒此重彼輕有由然矣仲尼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

夷齋說

孟頫往年仕京師識田君潤之及來佐濟南田君長山東廉訪幕府從遊既久出一卷示孟頫則疎齋盧公所書潘君記夷齋之文也夷齋者田君所居室之名也天

下之名居室者衆矣而君獨名之曰夷者所以見君之心也夫夷之為言平易坦夷之謂也老子曰大道甚夷是也田君自少年仕御史府無傾險刻薄之私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夷與險對者也嘗試言夫險者則夷之義自見今夫天下之險無踰於水水之險則有呂梁灩澦若江若河以至於海而水之險極矣然舟楫既具人力既盡則若履平地其或至於顛覆蓋有幸不幸存焉耳若夫人心之險又非水之能喻也談笑而戈矛生謀

慮而機穽作不飲而醉不酖而毒同則刎頸膠漆異則對面楚越及其至也以錙銖之利毫氂之忿使人上下乖骨肉離險之禍可勝言哉田君無是也則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因田君之意推而為之説以頌田君之德而警夫世之險者焉

趙郡李氏世譜

李氏嬴姓帝顓頊之後大業生女華女華生臯陶字庭堅為堯大理以刑法助教化歷虞夏商子孫守其官以

官為氏至紂之時理徵字德靈以直道不容於朝其妻
陳契和氏與子利貞避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改理
為李利貞亦娶契和氏生昌祖為陳大夫五世孫碩受
采地於宗周康王食苦碩孫乾字文果周上御史大夫
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聃一字伯陽柱下史掌三皇
五帝之書耳自著書名老子其言至深周道衰去西之
流沙不知其所終孫宗字尊祖魏大夫世所稱段干木
即其人也孫兊相趙惠文王惠文王有沙丘之難兊發

兵救之微充趙幾不全自充始居趙郡為趙郡李氏之祖六世孫曇字貴遠入秦為御史大夫葬柏人西四子崇辨昭璣崇字伯祐秦隴西守是為隴西李氏之祖孫信字有成大將軍滅燕斬燕太子丹始皇帝稱之以為能孫廣漢前將軍匈奴號之為飛將軍十六世孫暠西涼武昭王為唐始祖追尊興聖皇帝此其尤盛者也璣生牧相趙封武安君北破林胡拓地千餘里西却秦人之師始皇帝用頓弱之説縱反間於趙趙殺牧秦滅趙

牧弟齊居中山尚食監高祛為文帝言以為賢將者也
牧孫左車仕陳餘封廣武君漢大將韓信聞陳餘不能
用廣武君之策乃敢下兵井陘擊陳餘泜水上信已破
陳餘購千金求廣武君師事之曾孫秉字世範漢潁川
太守徙潁川六世孫脩字伯游後漢太尉生膺字元禮
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翔為野王令無道殺孕婦畏
膺棄官歸京師匿讓舍合柱中膺率吏攻翔殺之生瓚
瓚瑾曹操微時數從瓚遊瓚以意厚之語子宣等曰孟

德英雄也天下亂非孟德不能定張孟卓袁本初雖與
吾親舊皆不足依孟卓名超廣陵太守本初名紹冀州
牧後諸子果賴操得免於難及操破紹乃舉家還趙郡
瑾四世孫楷字雄萬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避趙王倫
之難北徙常山五子輯晃芬勁叡叡字幼黄高平太守
居巷東為東祖勁字少黄治書侍御史與兄芬居巷西
為西祖輯字護宗高密太守自楷時從平棘自平棘復
徙柏人子慎敦世甚微從叔晃還趙郡晃字仲黄鎮南

府長史共稱南祖其别宗為江夏遼東漢中三房子孫咸盛魏齊周隋之世多為大官至唐位宰相者十七人曰游道曰藩曰固言曰日知曰敬玄曰伸曰元素曰絳曰嶠曰珏曰懐遠曰吉甫曰德裕曰泌曰磎曰鄘曰安期蚤能以功名著於世者泌與吉甫父子泌字長源少年慕神仙不死之術隱華山天寶之亂肅宗使人訪得之帝與俱出入軍中指之曰衣黄者聖人衣白者山人繼相代宗德宗受命於艱難之際使唐室再造危而復

安大槩皆泌之功也所與共事者乃李輔國盧杞之徒能
以智自免故君子以泌比張子房吉甫之系出西祖子隆
字太𡠗後魏阜城令六世孫祖威唐倉部郎中生思行嘉
州刺史孫栖筠為工部侍郎闗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
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栖筠皆奏毀之歲益租二百
萬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潰卒渡江東欲為變拜栖筠浙
西觀察使杲懼而逃拜御史大夫元載竊國柄横甚代宗
倚栖筠使圖之栖筠見帝牽制不時決憂憤而卒子吉甫

字弘憲自代宗時以姑息御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相歲中易三十六鎮劉闢反於蜀李錡反於吳用吉甫計卒斬闢與錡每為憲宗言藩鎮不奉命則朝廷不尊伐叛之謀當以時決李逢吉沮其功心甚恨之及吳元濟擅立則自請至淮西招之不從必俘以為獻會暴疾卒吉甫長於政事所推多賢士大夫盡其職元和之治視貞觀開元蓋庶幾焉生德裕字文饒力學卓犖有大節尤善著文徐州王智興給天子築壇度僧資國家大福德裕為

御史中丞言江淮間失男子六十萬人非小變詔止之徙
劒南節度使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與蠻相出入者圖之
左西道山川與吐蕃相出入者圖之右部落衆寡餽餉遠
邇曲折咸具名習邊事者與共計敵情偽盡知之請安定
人為甲觧州人為弓杭州人為弩器械必犀利率戶二百
取一人教戰復勿事緩則農急則兵分為十一軍號雄邊
軍武宗立名相德裕唐自中葉數困於西戎党項回鶻吐
蕃更相誅亂邊德裕以數應之使勢蹙是不虒㬻為大變是

時兵屢勝瀕河將盡惴不敢動武宗之治號為中興宋盛
時系趙郡而達者昉字明遠饒陽人周開封尹宋太祖時
貶道州司馬再貶延州别駕治生為終老計遣使名之久
而後至太祖望見昉大喜曰趙普不安薦人昉再相持重
知大體嘗舉王旦謂必為太平宰相後果如其言沆字
太初臨洺人相真宗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叅
知政事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

祠之事興矣吾老不及見君他日之憂也大中祥符之
際丁謂等以天書惑帝治宮室費財鉅萬萬王旦欲諫
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大以為恨寇萊
公薦丁謂沆不用準怒曰謂才不足用耶準言不足聽
耶沆曰謂不可使在人上準曰謂可使在人下乎沆歎
曰君必悔之謂相果逐萊公故世稱沆為聖相迪字復
古濮陽人舉進士第一與王曾並相於國家大計多所
匡正昉傳以為德裕次子比部員外郎渾之後居饒陽

五公里金末裔孫成避亂徙博陵葬祖父博陵西北亂甚徙河南久之復還河北居瀛州之參戸又為參戸人三子謙榮瑄謙字仲默生信德信生遜遯遷遹德生造達適遐榮字茂之勤於為生能斥其餘以與人鄉里稱為長者生秀世英秀字子實有大才幼孤以善事母稱嗛口之食便體之衣有不須也未有須而後具焉者母亦甚安之遂不忍去其母而仕教子弟嚴以身率之故子弟能力學以自赴於成人饒陽之緒幾至是而復生

廸字光道大元吏部郎中有能名生逸通世英字仲傑生遜述遜漢隂主簿生植述太子洗馬瑄生義居仁義生其居仁生道道生髙麗吳興趙孟頫曰余官太史氏識光道屬余序其世家余乃為泝沿得其世次如上而次敘之李氏之出趙郡者傳二千餘年達者不可勝數蓋臯陶之烈也今光道賢而能官祖父皆有積德其後當益大云

序

書今古文集注序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删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以其為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偽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偽為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偽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

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為之集注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印史序

余嘗觀近世士大夫圖書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曷彝壺爵之制遷就對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鳥之象蓋不遺餘巧也其異於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無二三焉一日

過程儀父示余寶章集古二編則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紙可信不誣因假以歸采其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證之文集為印史漢魏而下典刑質樸之意可髣髴而見之矣諗於好古之士固應當於其心使好奇者見之其亦有改絃以求音易轍以由道者乎

贈趙虞卿序

平陽趙虞卿從其兄來吳與兄卒官虞卿因留不去蕭然逆旅無一簞之儲飯豆茹藿衣褐垢弊處之無窮愁

之色人或餽者亦欣然弗拒及遇人有不足輙乞之無吝情觀其人嗒然無所為聽其言淵乎以道而其弈又通天下之善弈者也人不知未嘗言人知之未嘗矜意其胷中有得故外物不足以累之嗟夫人患無所得即有得雖千金之富駟馬之貴若將浼焉虞卿其肯以此易彼耶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若虞卿者所謂游藝志道者耶虞卿居吳興久吾黨之士往往與之遊於是相與賦詩贈之而趙孟頫又為之序

送吳幼清南還序

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使聖賢之澤沛然及於天下此學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萊巖穴之間老死而不悔豈不畏天命而悲人窮哉誠退而省吾之所學於時為有用耶為無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則吾出處之計瞭然定於胷中矣非苟為是栖栖也近年以來天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公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賢

之心得臨川吳君澄與偕來吳君博學多識經明而行修達時而知務誠稱是舉矣而余亦濫在舉中既至京師吳君翻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賦淵明之詩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吳君之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吳君何啻百倍吳君且往則余當何如也吾鄉有敖君善者吾師也曰錢選舜舉曰蕭和子中曰張復亨剛父曰陳慤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陳康祖無逸吾友也吾處吾鄉從數子者游放乎山水之間

而樂乎名教之中讀書彈琴足以自娱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豈有用者哉吴君行有日謂余曰吾將歸遊江淛求子之友余既書所賦詩三章以贈行又列吾師友之姓名使吴君因相見而道吾情至杭見戴表元率初者鄞人也鄧文原善之者蜀人也亦吾友也其亦以是致吾意焉

送凌德庸赴淮東憲幕序

世所謂丈夫者率盛氣大言驕岸倨肆常易一介之士

至一介之士當仁不讓奮然仗義與人爭是非不肯碌碌苟止亦非世所謂丈夫者所能也凌君德庸與余居同邦生同年今年之春相遇都下握手言笑若有雅故蓋適千里者見似人而喜况余同邦同年者哉然余所以與凌君相得者又有出於是余聞凌君往年司獄建昌因有寃皆為平反之與其上官抗略無少假借府史固無論甚者與察司往復折難無詭隨依阿聲凌君位甚甲無當路之援容顏不能動人世所謂丈夫者常易

之安知淩君自處者不卑也彼淩君所恃者以吾之是却彼之非而已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豈虛言哉今淩君入淮東憲司幕府亦粗可以行其志矣夫數罟竭澤盛世不設深文苛察亦君子不為也使吏不得以賕賂行私意不敢以架漏欺公家則淮東之民實被聖上寛仁之澤抑豈獨余之望將使世所謂丈夫者知一介之士所守如是是非可易者豈不偉與於其行書此以為贈淩君其或有取焉

第一山人文集敘

宋以科舉取士士之欲見用於世者不得不繇科舉進故父之詔子兄之敎弟自幼至長非程文不習凡以求合於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體大壞治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為非而以立說奇險為工作賦者不以破碎纎靡為異而以綴緝新巧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應程文之變至此盡矣狃於科舉之習者則曰鉅公如歐蘇大儒如程朱皆以是顯士舍此將焉學是不然歐蘇程朱

其進以是矣其名世傳後豈在是哉王君壯猷自弱冠賦聲滿場屋間取鄉舉如拾芥非唯王君視功名唾手可得一時之士亦孰不以髙科期之邇來科舉既廢王君出其胷中之藴作為詩文成數巨編暇日攜以見過求余為之敘余讀一再過文不苟作字不苟置意深而氣直涵泳書易出入騷選宜可以名世傳後而非一時科舉僥倖求合於有司之作也非自拔於流俗者能若是耶余既為是説遂書以為王君文集敘王君名方叔

字壯猷其先自盱眙徙吳興故推其所自題其編曰第一山人文集云

陳子振詩序

予友鄧善之張仲實陳無逸皆英爽之士其言語文字足以雄一時予愛之重之一日而得三子者之書皆曰吳中陳子振佳士也尤長於詩今將求敘引於予予久杜門聞詩人之款予也喜甚急出肅陳君陳君袖出其所為詩文曰壯遊集八卷余益喜亟取讀數篇陳君誠

能詩獨未解所謂壯遊名集者意陳君南適越北之燕趙東遊齊魯而西走秦晉凡天下名山大川如岱華太行江淮河海皆嘗歷覽其形勢而窺其祕奥故以是名之耶然讀之終篇其所至不過吳中數郡而已陳君吳人也其遊不出於吳而名其集曰壯遊余甚惑焉思而不得其說則以問諸陳君陳君曰遊豈有遠近哉顧壯懷何如耳至讀君自叙有曰不好追蹈前人法則嗟乎若是者雖余亦壯之而遊何必廣哉古之作序者皆序

所以作者之意故余因其名集而為之序若夫詩文之美觀者當自得之不待余言之贅也贅而贊之余懼非作序之法也又集中有贈葉文炳詩云墨妙當今亞子昂余不識葉假令葉善書當追配古人余書何足重於世而云然哉余甚愧焉請陳君為删之

薛昂夫詩集敘

嗟夫吾觀昂夫之詩信乎學問之可以變化氣質也昂夫西戎貴種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馳騁獵射飽肉

勇決其風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筆硯讀書屬文學為儒生發而為詩樂府皆激越慷慨流麗閑婉或累世為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蓋昂夫嘗執弟子禮於須溪先生之門其有得於須溪者當不止於是而余所見者詞章耳夫詞章之於世不為無所益今之詩猶古之詩也苟為無補則聖人何取焉繇是可以觀民風可以觀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其博如此嗟乎吾讀昂夫之詩知問學之變化氣質為不誣矣他日

昂夫為學日深德日進道義之味淵乎見於詞章之間則余愛之敬之又豈止於是哉

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隱發奥人為之傳句為之釋或意在言

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詞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藴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繹之厭之飫之則其為詩將見隱如宮商鏗如金石進而為詩中之韶濩矣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意也耶公命為序不敢辭謹序其大意云

皇朝字語觀瀾綱目序

余嘗讀北史見當時巨族貴種皆以工譯語相高其間雖時見一二語恨無文字相傳不知作如何云云也蓋譯語皆有聲而無文雖欲傳其可得乎聖朝混一區宇乃始造為一代之書以文寄聲以聲成字於以道達譯語無所不通蓋前代之所未有也古婺王伯達深解其義編集是書曲盡微妙其亦善言語之良師也古人有言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余於是書亦云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予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為政事教化之所感名能使蝗不入境虎渡河去民至稱之為父母嗟乎何以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循吏之名未立縣漢以來士大夫之賢者茍不得一郡一邑而為守令政事不見於世德澤不及於民何由列於史官使循良之名愈久而常存也予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子弱冠而仕於朝且三十年若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

周知而練達而又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於流俗朝家循序而遷得知河中府或謂如侯者當位之於朝出其所學上為朝廷羽儀展其所長亦足以裨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聖天子德澤下及於百姓將古循吏復見於今日矣河中古蒲阪舜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擢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羣公

賦詩贈之而孟瀕為之序俟名衍師孟其字云

劉孟質文集序

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經以來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隨其所發而合於理非故為是平易險怪之別也後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誇詡以為富剽疾以為快詼詭以為戲刻畫以為工而於理始遠矣故嘗謂學為文者皆當以六經為師舍六經無師矣江右劉君某年甚盛氣甚充作為詩文數百篇其鋒殆不可當然

竊思劉君之才過多若有不必作而作者夫六經之為文也一經之中一章不可少一句一字不可闕蓋其謹嚴如此故立千萬年為世之經也余老病廢學劉君不以余為不肖一再下問不敢不以誠告劉君以余言為然耶則一以經為法一以理為本必不可不作者勿使無可不作者勿使剩如此他日當追配古人豈止蘭屈賈之壘短曹劉之牆而已哉

南山樵吟序

南山樵吟者吴君仲仁所為詩也詩在天地間視他文最為難工葢今之詩雖非古之詩而六義則不能盡廢由是推之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夫鳥獸草木皆所寄興風雲月露非止於詠物又況由古及今各有名家或以清澹稱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怪或貴麗密或舂容乎大篇或收斂於短韻不可悉舉而人之好惡不同欲以一人之為求合於衆豈不誠難工哉必得其才於天又充其學於已然後能盡其道耳吴君年盛資敏不以家

事廢學故其為詩清新華婉有唐人之餘風此予所以深嗟累歎愛之不能已也山谷道人有言曰本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此作詩之良法予既序樵吟復告之以是者所以起吳君也吳君名壽民仲仁其字南山其自號云

古今歷代啓蒙序

金陵王君元昂取自三皇五帝以來事跡編為四言又韻其語欲以教童蒙使之誦習俾知古今檇以見示求

為敘引余聞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歲學書計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自是以往博學不教未嘗以知古今責童子也後世欲子弟早成應對之間便以不知古今為恥故為師者亦必以是求合於學者之父兄蓋自唐李瀚已有蒙求矣若蒙求之類以十數皆不行於世獨蒙求尚有誦習者良由蒙求語意明白易誦故耶然皆不若王君所編為包括古今該備治亂不悖於先儒之論議於小學不為無補然余疾讀一過

猶以事跡之繁有非童子所能悉者雖成人亦可讀之以為歷代史記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題其卷首而歸之

玄武啓聖記序

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夫一者數之始也水者萬物成形之始也生數奇成數偶於位為北北者背也北方象人背故北極出地最高又北之為文從人相背陽至冬至而止又自冬至而復生於卦為坎水之為文象形

為坎卦東西分流於乾坤之四德為貞貞者正而固也
二義太玄擬易於貞曰罔冥亦二義在天斗牛女虛危
室壁七宿列於北方成形為玄武玄武者龜蛇也青龍
白虎朱雀皆一物而玄武獨二物不謂之龜蛇而謂之
玄武玄之為色赤而黑龜蛇則然有鱗甲武之象也玄
武之神始降宋真宗時為祠徧天下大元之興實始於
北方北方之氣將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為之兆天既
告之矣武當山在西南方巍然高且大玄武神依焉黑

衣被髮仗劒而踐龜蛇人往往見之至今常然五龍觀主張君洞淵篤於信道强立不撓皇太后聞而名之㑹京師大旱自去年九月不雨至於四月天子以為憂皇太后使人持香從張君禱焉先雨張君為之日時已而果然大雨累數日乃止遠近皆霑足皇太后厚賜之盡分其徒不以一錢私已其行若是眞所謂絶無而僅有者也是宜神之相之也張君持所刊啓聖記徼余為敘余為誦所聞而書之

清權齋内藁序

清權子處山林而不忘乎世故混人事而不累於塵俗一草冠一布衣逍遥天地之間傲睨景物之表歌聲琅然若出金石古所謂磈磈列缺魁詭譎怪之士吾何幸聞其言誦其書耶古之能言者去之千載或數百年皆不得而見之所賴而傳者書也然則余雖未得與清權子談固已因其書知其人矣亦有因余言而得清權之心者乎子名石翁姓黄氏清權其自號云

葉氏經疑序

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於心無所得故也無所得則無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則思之深思之深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極其心思則其有得也凡書皆然經爲甚何者六經其來最古傳之久而訛謬生焉以今人而臆度古人吾見其

不能矣則夫疑之多也何恠通川葉君白首於六經凡有疑皆萃而為一編其疑之淺深固未易遽釋而其所以疑者有以見葉君之用心於經書而非泛泛口耳之學所可同年而語矣葉君以僕嘗從事於斯不遠千里來求敘引故敘其所以疑者覽者其詳諸

闕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為之序且自敘其世家曰文昇十二世祖諱檜後唐同光間避

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麗水縣丞會會生平平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為文昇皇考始家於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於溧陽攜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為溧陽人矣竊懼久而

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歴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疏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纘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

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自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為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之今為浙西廉訪掾云

高惟正吳山紀實詩序

吳僧亢拙與余遊三十年一日自吳過余持臨卭高文度字惟正所為詩見示且曰吾鄉有丁景仁自少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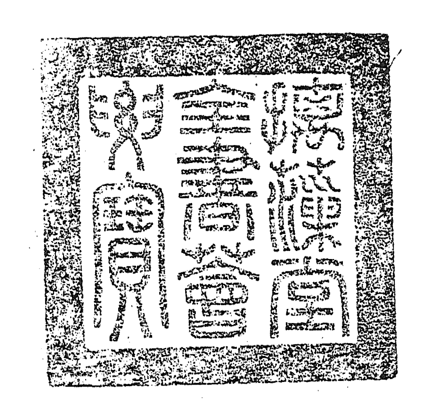
於高惟正惟正既沒景仁哀其師之無成而至於卒也求其遺藳得詩百篇刋諸木使行於世余聞而嘉之自師弟子之道廢世之學者其始未嘗無師及其稍有所立即以師為諱蓋不止於師死而遂倍之也而況髙君之窮其生也無以為資其死也不以壽而又無子孫以繼其後景仁拳拳不忘其私淑之意必欲使其名因是編以不朽忠厚之至也推是以往則其於人倫之間從可知已故余深嘉之而為之序若夫髙君之詩清雋奇

雅吾友龔子敬言之詳矣余復何言哉景仁名應榮濟
陽人今居吳云

松雪齋集卷六

謹案卷五八頁前七行托特穆爾舊作脫帖木兒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